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文化史

下册

陈登原 著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文化史

下册

陈登原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史:全二册/陈登原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

ISBN 978-7-100-15253-2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文化史—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9818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本书据世界书局1947年版并参考其他版本校订排印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

中国文化史
(全二册)
陈登原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253-2

2017年12月第1版 开本710×1000 1/16
201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62
定价:288.00元

下册目录

卷三 近古卷

第一章 近古文化概说	519
一 本系文化之延长	519
二 近古文化之特征	524
第二章 近古文化史中之阴霾	530
三 妇女地位之降落	530
四 臣子地位之低落	537
五 平民地位之低落	542
六 民族地位之降低	547
第三章 抗衡黑暗之文治	554
七 印刷术	554
八 杯酒释兵权	560
第四章 宁静与挣扎	566
九 书院制度	566
一〇 官学与选举	571
一一 道学	576
一二 神宗熙宁前之时世	583
一三 熙宁更法	588

一四 自元祐至崇宁	595
第五章 新外族之陶冶	601
一五 西夏与辽之开发	601
一六 宋金文物关系	606
第六章 旧民族文明述	612
一七 宋代诗文	612
一八 经学语录及小说	618
一九 宋词概说	623
二〇 北宋人学艺	630
二一 宋艺术	635
第七章 南宋文明史	643
二二 南方开明与湖山沉醉	643
二三 文学方向之转变	648
二四 理学方向之转变	655
二五 南宋文明之病征	661
第八章 异族入主与新文明	668
二六 元人之承袭与掀动	668
二七 元人海运	673
二八 北部文物之维护	679
二九 元人学艺	684
第九章 明朝成立以后	690
三〇 专断政治之更进一层	690
三一 民生困苦之更进一层	696
三二 理学之波折与萎沉	701
三三 奴婢与妇女之沉沦	706

第十章 明人文物	712
三四 书院制度之延长	712
三五 诗文社之勃兴	717
三六 明代诗文	722
三七 八股文与杂体文学	727
三八 公私之收藏	732
三九 明代技艺论丛	738

卷四 近世卷

第一章 近世文化概说	747
一 本系文化之延长	747
二 近世文化之特色	752
第二章 西教与西学之萌芽	758
三 初期来华之基督教	758
四 初期基督教徒之风度	763
五 西教士之学术的表演	769
六 国人之迎拒	776
第三章 屠杀与玩弄	784
七 满汉歧异	784
八 文字狱之惨閻	790
九 考试与特举	795
一〇 四库全书	800
第四章 清学术之转换方面	811
一一 藏书与校勘	811
一二 清学述概(上)	816

一三	清学述概(下)	821
一四	清代文艺杂事	828
第五章	清政局之转换方面	834
一五	吏治之刷新与腐败	834
一六	国力之消长及边疆经营之欠缺	839
一七	满汉同化问题	845
第六章	由海洋来之波浪	851
一八	由禁海至开海	851
一九	西洋技艺之认识	856
二〇	民族创痛之开始	861
二一	对外态度之转变	866
二二	坚甲利兵政策之来因去果	872
第七章	国家财计之变革	878
二三	赋税制度之因革	878
二四	社会经济之病态	882
二五	农商业之凋敝	887
第八章	追求西洋文明之徬徨	893
二六	机械之仿造与采用	893
二七	西洋政术之探讨	898
二八	国人视听之更易	903
第九章	中国之演变	909
二九	新政治之建设	909
三〇	新经济之建设	914
三一	新妇女之建设	919
第十章	中国之文艺复兴	924

三二	新文学运动	924
三三	新文字与新语言	929
三四	新教育之演进	934
三五	科学运动与国故整理	939
三六	最近中国之进步	945
后序		949
陈登原先生学术年表		陈宜张 951
陈登原与《中国文化史》		何晓明 960

卷三 近古卷

第一章 近古文化概说

一 本系文化之延长

言中古文化时,曾指以为上古文化之延长。延长云云,于近古文化史,亦可征信云。所谓近古者,盖指宋以迄明季非明之亡。然其间,固雅有中世之流风遗沫云。列举于下。

以政治言之。中古史中,固有君主专断之倾向,而近古效而尤之。然亦有菲限君主之论调,而近古亦仍而存之。以前者言,则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云:“丞相,秦官也,自汉末改为大司徒,历代不能正。国初循唐制,以王公至列曹同平章事为宰相。……神宗新官制,以三省置侍中。中书、尚书二令,虚而不除。……以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为两相。然中书揆而议之,门下审为复之,尚书承而行之,则是首相不复与朝廷议事矣。”以后者言,相之名位虽低,而仍中古之遗,相权盖仍隆。顾氏《日知录》,引汉唐封驳之制,谓尔时大臣可以封还诏书,以为“人臣执法之正,人主听言之明,可以并见。五代废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始复给事中封驳。而司马池犹谓门下虽有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以下,非所以防过举也”《日知录》九“封驳”条。考诸《宋史》,太

祖欲官符彦卿，而赵普怀“宣”不行《宋史·石守信传》。哲宗时王岩叟以天子任命“不由门下省出，岩叟请对，言之益切”《宋史》三四二《王传》。——则君权之稍有限制，殆亦中古之遗。

上皆由事实方面立论，其在言论上亦然。以君权之渐大言之，中古史中，王导不肯与元帝并坐，以为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晋》六十五《王导传》。考《唐书》八十八《刘文静传》亦有此语。其在近古史中之宋，则王曾《笔录》云：“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座，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唐室历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谓坐而论道欤。国初，范质王溥在相位，上虽倾心眷倚，而质等自以前朝旧相，且惮上英俊，具劄子面取进止，退各疏所得圣旨，臣等同署字以识之。如此则尽禀承之方，免口误之失。帝从之，自此奏御寢多，或至旰昃。啜茶之礼寻废，固勿暇于坐论矣。”页七至八，学津讨原本——此与王导、刘文静之说，同为小儒拘拘者矣，以君权之尚小言之，中古史人君呼人臣，时或用“君”用“公”《汉·周亚夫传》、《唐》八十八《裴寂传》。而宋祖与慕容延钊，固犹相“尔汝”《宋》二五一《钊传》。中古史中，段灼告武帝：“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晋》四八《灼传》宋王应麟成《困学纪闻》卷十六亦不忘情于“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史事虽纷赜，然有联系如斯。

以经济社会言之，近古史上之大事，有地主之纵恣，及女权之低落。关于后者，近古之宋儒，好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朱子文集》二十六《与陈师中书》。而隋高帝时，已“以风俗凌迟，妇人无节，于是

立格，……九品妻毋得再醮！”《隋》七十五《刘炫传》是先乎宋儒而早有轻女者。关于前者，吾书曾引陆贽言，及王酒胡事王酒胡见《玉泉子》页三十三，稗海本，俱见中古四四节，考洪《容斋三笔》卷十六“多赦长恶”条云：“婺州富人卢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仆之居，为仆父子四人所执，投置杵臼内，捣碎其躯为肉泥。既鞫治成狱，而遇己酉赦恩获免。至复登卢氏之门，愤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庄收谷？’”是后乎唐世，而益有恃富欺贫，以招急免之反噬者。

《明史》一六五《丁暄传》载，正统间，漳泉以农民不肯向田主馈粟，而至有邓茂七之乱，固亦此类——此属于经济方面。

又如社会习俗，宋俞成《萤雪丛说》《说郭》六十九引云：“据胡床，畜蕃狗，舞柘枝，动蛮乐，皆士大夫之所不可为；而为之者，无乃循习已久，而恬不知怪乎？”俞氏叹此，为以用夏变夷。考胡床之用，汉末三国，盖已有之语详《十七史商榷》二十四“箕踞”条。而番乐之用亦非近古始然，语在《中古文化史》第二节引王建《凉州行》。

至如以思想言之，近古史中，非曰宋儒之学耶。然亦两晋清谈之余耳。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清谈》云：“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谈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故曰道不远人。后之言道者，以孝弟忠信为浅近，而骋心于空虚窈远之地，与晋人清谈奚以异哉？顾宁人云：‘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岂以人之性不甚相远，故其迹相类耶？

即如宋儒语录，盖亦中世之遗。《养新录》又言：“佛书初

入中国，曰经、曰律、曰论，无所谓语录也。达摩西来，自称教外别传，直指心印。数传以后，其徒日众，而语录兴焉。支离俚鄙之言，奉为鸿宝；并佛所说之经典，亦束之高阁矣。释之语录，始于唐，儒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语录行而儒学有鄙倍之言矣，语录行而有言而不必有德者矣！”意同。

以文艺言之，近古之受于中古之沾溉者，亦不少焉。近人艳称宋词，而莫是龙《笔麈》页一，奇晋斋丛书本云：“‘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暗消魂。’此隋炀帝《野望》诗也，何异唐人五言绝句体？而秦少游改作小词。”近人盛治元剧，而揆之于古，《史记·滑稽传》，已有优孟衣冠，能为孙叔之形以感楚王。《西京杂记》卷三又载黄公治虎之戏。至唐则有《兰陵王》、《踏摇娘》诸作，见于《旧唐书》《音乐志》。又有《参军戏》，赵磷《因话录》卷一云：“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官戏。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范摅《云溪友议》卷九云：“优伶周季南，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降至于元，则陶宗仪言：“副净，古谓之参军”矣《辍耕录》二十五。胡少室云：“世所盛行宋元词曲，咸以昉于唐末。然实陈、隋始之。盖齐、梁月露之体，矜华角丽，固已造端。至陈、隋二主，并富才情；俱涵声色。所为长短歌行，率宋人词中语也。炀之《春江》、《玉树》诸篇，尤近。至《望江南》诸阕，唐宋元人沿袭至今，词曲滥觞，实始此际。”又云：“优伶戏文，自优孟抵掌孙叔，实始滥觞，汉《宦者传》，脂粉侍中，亦后世装旦之渐也。魏陈思传，粉墨堆髻，胡舞，诵俳优小说，虽假以逞其豪俊爽迈之气，然当时优家者流，装束固可概见。而后世所为副净等色，有自来矣。”同见《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可

知戏词之受沾溉者，亦岂特参军隋词一二节而已哉。

参军之名既起于唐，而宋时仍之。岳珂《桯史》云：“秦桧赐第望仙桥，赐银绢万匹两。……有诏，就第赐宴。中席，优长诵致语退，有‘参军’者前褒桧之功德。一伶以荷叶交椅从之。参军方拱揖谢，忽堕其幞头，见髻后有二大巾环为饰。伶指而问曰：‘此何环？’曰：‘二圣环。’伶遽取仆击参军之首曰：‘尔但坐太师交椅，清取银绢例物，此环掉脑后可也？’一坐失色，桧怒，明日下伶于狱。”《桯史》卷七此其征焉。

即以科学论之，亦可证前此之所有，近古仍受其余。中古史中称祖冲之千里船中古二十八节，然《宋史·岳飞传》、《虞允文传》、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九、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仍记其事，说详拙作《〈祖冲之传〉后》《人文》五卷七期，又称记里鼓车中古史二一节，然《宋史》二九八《燕肃传》仍称“尝造指南记里鼓二车，及敲器以献”。则制于中古者，未绝迹焉。近古史中，印刷为大事矣，印刷分拓墨雕版二事，考石经之起，远推自汉。《困学纪闻》卷八谓“石经有七，汉熹平则蔡邕出范《书·邕传》，魏正始则邯郸淳出《魏书·江式传》，晋裴頠出《晋书·頠传》，唐开成中唐元度出《旧唐·文宗纪》，后蜀孙逢吉等出范成大《石经始末记》，本朝嘉祐中，杨南仲等出《宋史·艺文志》，中兴，高庙御书出《玉海》四十三”。则拓墨之法，中古已有，而雕版亦未尝不如斯焉。

案和凝雕板，已见《五代史记》五十六。王修《版本述》云：“镂板刻书，意在流传，然经书史籍，初无版行。而历日字书，

通俗浅陋之书，需之者众，故先有雕板。佛经以诵讽供养者众，故亦先有雕板。日本宝龟元年，有《陀罗尼经》之刻，在代宗大历五年，可旁证也。大历四年，元白刊刻诗文，固无实证。以时考之，未为背谬。唐时雕印之书，咸通以前，已称极盛。敦煌千佛洞有咸通九年，王圻所刻《金刚经》，今存英伦博物院。每半叶六行，行二十字，实为宋、元、高丽、明刻佛经之先河。”《浙江图书馆馆刊》三卷三期则中古期中，唐人刻书，固信而可征者矣。

二 近古文化之特征

然近古文化，岂无以异于中古乎？则又不然。列举其大，盖有五端：

其一，则国力之衰微与强大，杂沓而至也。此盖于宋元而征之！

宋自太祖接五代乱离，太宗曾北伐契丹，“自燕京城下军溃，北人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盖北人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缯数十万以事之为叔父。”王铨《默记》页二十二可知宋初已屈辱矣。以后二百年间，对北人常输岁币《廿二史劄记》卷二六“岁币”条。具见其低首佻佻。赵翼云：“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劄记》二十六“和议”条叶适亦喟然而曰：“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水心集》卷五

《纪纲十一》盖高宗南渡，厓山舟覆，初乃必然者也。

邵伯温《闻见前录》卷十九云：“康节先公尝言祖宗立天下之士，非前朝可比。内无大臣跋扈，外无藩镇专横，独夷狄为可虑。故有《十六国诗》云：‘普天之下号寰区。大禹曾经治水余。衣到敝时多虬虱，爪当烂处足虫蛆。龙章本不资狂寇，象魏何曾荐乱胡？尼父有言堪味取，当时欠一管夷吾。’”北宋弱势可想，况南宋乎？

但宋亡元继，国力则又勃然。曩曾谓唐讨日本，只刘仁轨一胜中古卷三十六节。然元人之攻日也，“辛巳六月半，元贼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只，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筑土城，驻兵对垒。晦日，大风雨作，雹大如拳。船为大浪掀翻，鞑军半没于水。海船仅回四百余只，二十万人在白骨山上，无船渡归，为倭人尽剿，山上素无人居，惟多巨蛇。相传唐东征将士，咸殒命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骷髅山。元贼又道自高丽，往攻倭，败尤甚。其酋既归，几遭虜主所杀。并罚赔金银钞物，咸窘且怒，虜主又谋举攻之。耽罗国航倭甚近，鞑已奔据其国。运饷调兵于彼，为饷众窥倭之地。”郑思肖《心史》卷上页六十七声势煊赫，亦可谓虽败犹荣。岂止于今日书之，而足以资吾民之感喟哉？

其二，则南方之开发，与北方之启发，仍相并而至也。

以北方言之，辽、金、元三代，决非中古史中五胡之比。辽太祖则用韩延徽，“营都室，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辽》七十四《延徽传》。金灭辽而兴，则宋人且称之曰：“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举而灭。”《宋》四三六《陈亮传》其在于元，忽必烈亦用耶律楚材